

已編索引

# 中山公論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半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

時評

戰時金融政策的兩項新設施（伏庵）

蘇倭停戰協定的本質（白鷗）

蘇俄侵略波蘭與歐戰新局勢

漆琪生

國際新形態與中立問題

吳信達

如何運用現行行政機構

楊開甲

世界戰爭與世界經濟

劉耀燊

歐戰與中國經濟

李宏略

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一日出版

## 時 評

## 戰時金融政策的兩項新設施

(伏庵)

九月八日，財政部在戰時金融政策上有了兩項重要的新設施：第一是設立，中，中，交，農四行聯合總辦事處，和頒布戰時健全中央金融機構辦法綱要；其次是頒布健全金融辦法綱要。

關於前一項設施，其主要的目的，無疑的是在於建樹一個健全的戰時中央銀行制度，以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信用制度高度發達的現代，金融機構已成爲每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的神經系統，而中央銀行的地位，則有如神經系統中之腦部。所以，中央銀行一般地被認爲一國的通貨與信用的調節器，金融市場的直接的統御者。中央銀行的作用，在平時已極重要，而在戰時，則更有其艱鉅的新的使命。徵諸往例，歐戰期中，英倫銀行對於國內金融市場之安定，英鎊匯價之維持，確曾有不可埋沒的勞績。普法之戰，拿破崙第三被俘，普軍攻入巴黎，法蘭西銀行依然留駐舊都，苦心竭慮地爲國防政府效忠，以打破國家財政的難關；法蘭西銀行的副總裁德勃郎氏甚至親率行員抵禦暴徒的襲擊，以保存庫存的鉅額現金。其悲壯光榮之故事，至今尚爲讀銀行史者所樂道。然而，在我們中國，由於社會經濟發展之一般的停滯，新的金融機構還在初期發育的程序中。外商銀行的東渡，較早於國內新式銀行事業之興起，故外商銀行之支配中國金融機構，實已根深蒂固。強大的外商銀行，如匯豐銀行等，其地位有類於實際上之中央銀行，無論舊式錢莊與新式銀行，均如籬之附葛，受其控制。最使吾人嘆惜者，則在往昔，外商銀行在各主要城市，竟成爲金融業的壟斷中心；中國金融機構之半殖民地性質，於此充分暴露。國民政府建都金陵後，中央銀行之成立，雖已有十年以上之歷史，至其真正業務上之發展，則吾人殊未敢過分誇張地稱述。抗戰軍興，當局對一切新金融政策的設施，已盡其匠心擊刺之能事，爲吾人所欽服；終以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銀行之存在，實施上不免遭遇若干困難。且因沿海地帶陷

於敵手，重心移入內地，而後方之金融機構却依然保持着陳舊的中世紀的色彩。一切經濟建設事業，多少受了影響，未能活潑地迅速推進。基於時勢的催逼，誰都感覺到健全戰時的中央金融機構，實爲當前最切要之一事。財部這一次的設立四行聯合總辦事處，其意義確在於完成此種任務。吾人預放此總辦事處，能取得美國聯邦準備總局之實際地位，爲中國金融史上，寫下精彩的新頁。吾人希望，由健全的中央銀行制度之樹立，進而整理後方的金融事業，以助成經濟建設計劃之進展！

關於後一項設施，其主要的內容，包括下列的四項。甲項規定了法幣之準備金及檢查公告的辦法。其目的無疑在於鞏固法幣的國內信用。抗戰以來，法幣是否在膨脹中，是一般國民所疑惑的一個問題。戰時之通貨膨脹，本爲必然的事實。且在抗戰建國過程上，由於後方經濟建設之大規模地進行，更感覺着通貨數量的擴充的需要。法幣發行之增加，乃係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後方物價的日益狂漲，原來是物品供給的缺乏與商人投機操縱的合成品。並不能認爲通貨膨脹的反映，理至明顯。但事實上，物價的漲風，則確威脅一般國民的物質生活，使他們惴惴然憂慮着通貨膨脹的大禍之將至。法幣的信用因此而受了相當的打擊。我們盼望着，由此項設施，得以解去一般人們的疑惑；使法幣的信用，更加鞏固。乙項的內容是限制各機關的不必要的支出，和免除薪俸公役的折扣。抗戰以來中國政治上雖已有顯著的進步，官僚主義的根芽却未能完全剷盡，也是事實，故在若干地方，官場現形記裏面的故事，當不免重演出來。所以，進一步地嚴格各機關的不必要的支出，實爲健全戰時財政上所應取的手段。至於免除薪俸公役的折扣，表面上好像會增加政府的負擔，其實則此種經費的增加，固可由不必要的支出之節省獲得抵償；且實際上當有其必要的原因的存在。抗戰以來，後方物價的漲風，使一般俸給階級，即所謂 salaried men 者，受兩面的夾攻，獨爲最大的犧牲者。故免除薪俸公役之折扣，乃在於拯救一般公務人員的生活困難，輕減其精神上的痛苦，實爲增進戰時行政效率的一個先決的條件。丙項切實規定辦理外匯之

審核。其目的在於穩定外匯市價。財政當局的用心，在條文中的切實兩字，可以想見。毋須吾人之解釋。丁項規定吸收游資的辦法。游資的吸收是發展生產事業和推行戰時內國公債的前提。我們盼望，除此以外，還有一個更確實更詳細的辦規則出來，和以切實的精神進行下去。

總而言之，最近財政當局的兩項新的設施，都是適應新環境的需要的方策。對於中國國民經濟在抗戰期間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我們希望一般國民都能夠了解，能夠幫助它的任務的完成。

### 蘇倭停戰協定的本質

(白鷗)

德蘇協定，揭開了第二次歐戰的序幕；德蘇侵略波蘭；四百萬紅軍的進軍加速了波蘭的崩潰。這枚炸彈給世界以莫大的震驚；不獨資本的帝國主義國家一時相顧失色；即民主國家亦深為驚愕；何以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一旦竟侵略弱小民族的波蘭呢？因這顆巨大炸彈的衝動，和在這種意義捉摸不定之中，在遠東的蘇倭協定，也同樣掀起一般人的激潮：蘇倭協定是否也蹈襲德蘇協定的覆轍，蘇聯出賣弱小民族而毀滅中國呢？

對於這問題，我們作如下的觀感和答：

第一：中國不是波蘭。此次波蘭重罹亡國慘禍原因：(一)波蘭是歐陸的陰謀中心。波蘭從來即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包圍蘇聯的最前哨的堡壘，這次由凡爾賽和約建國，即以充作西歐列強反俄之急先鋒為其使命，尤其在英國，更以波蘭為他的防德反共之警犬，所以波蘭始終為凡爾賽體系所驅使與玩弄，致遭人輕視和怨恨。(二)波蘭傳統的反蘇的國策。波蘭自一九二〇—二一年與蘇訂立里加(Riga)條約以還，對蘇一貫的仇視着；在歐洲促成日德防共協定的締結；在遠東與日本勾結，做「防共」的默契；處處都與蘇聯搗蛋。且不止此，她甚至想恃其作國際反共爪牙的驕矜中，而染指於蘇聯的烏克蘭。可是在目前的世界舞台上，蘇聯是具有安定東歐的力量，決定波蘭安危存亡的權威，而波蘭却仍以充作資本帝國主義反共爪牙自得，相

克大做其騎牆投機的政治生意，實為愚拙。——單是以上兩點已足使波蘭罹受亡國之禍；但中國絕不是波蘭；中國既不列強反共的哨兵，中國與蘇聯始終一貫親睦。——中蘇兩大國的邦交，早就建立於孫中山先生與列寧兩大革命領袖之共同諒解；蘇聯一立國，便首先宣布廢棄帝國時代對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交還帝俄在華所攫取的一切政治與經濟的利益。所以，中國不是波蘭，亦無波蘭自取亡國的禍根。憂慮蘇聯或會也來一個突變，使中國陷於悲境，實屬無稽。

第二，蘇倭協定為不可能。日蘇兩國是否有根本妥協的可能？為答復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拿莫洛托夫於八月三十一日向最高蘇維埃大會報告簽訂蘇德不侵犯條約時談出來：「……東亞的局勢，亦并未好轉……日本也未停止對蘇的敵對行為，東亞形勢已向更加惡化的方面轉變……」從這些話看來，蘇倭衝突雖然在目前的蘇倭協定停戰下來；但這只是暫時的，局部的，蘇日間藏着的矛盾，仍非一紙的「蘇日協定」所能解決。蘇倭不能妥協原因：(一)遠東三大國家——中蘇日，日本始終以中蘇兩國為敵，中蘇兩國始終親睦。日本與蘇聯為敵，可以說是與蘇聯之誕生而俱來（這個可以從她一貫勾誘中國與它共同反蘇，與近二十年來的蘇日關係史上看出來）；但中蘇關係却不然：自從二十六年中蘇不侵犯條約簽訂以還，中蘇兩國，共同為反對遠東侵略者而奮鬥，已經有無數事實的證明。中蘇實是站在同一陣線而反對她們共同的敵人——日本的。(二)在莫洛托夫正式宣佈「日本并未停止對蘇聯的敵對行為」的今日，蘇日矛盾能根本消滅，簡直是夢囈，這次蘇倭協定之意旨，阿部已經說得很清楚，它是要「以全力解決中國事變」；但掉過頭來說，它待中國真被它「全力解決」了的時后，還不是掉轉槍頭來向蘇聯嗎？蘇聯不愚，何至和倭寇做這種「助敵自伐」的勾當！為蘇聯利益設想，絕不會與倭寇能有任何妥協——這無疑的是鼓勵暴日對華侵略，更足促進日寇的反蘇威勢；因為蘇日兩國間的衝突，始終是不能避免的。(三)客觀形勢的轉變——歐戰的爆發決定這一紙協定之效能性的大小，日寇和英法妥協的可能性自然比日蘇妥協的可能性大。

第三，德蘇協定成立之後，蘇聯已減少西顧之憂，將可次第加強遠東陣容；此時有人還抱一種蘇聯將在這時和日本接近的憂鬱意識，自根本是杞人之憂。因為這在蘇聯是不必要，而且是不可想像的。蘇聯和日寇今日之簽訂不侵犯條約，乃由蘇聯目前為清算對波蘭的關係，有事於西線，暫時接受暴日的「屈膝」，在蒙邊停戰。蘇俄協定只屬於邊境的性質。

第四，根據以上幾種看法，我們說：蘇日不侵犯條約只屬於邊境的、局部的、暫時的性質，「日蘇協定」絕未能減輕蘇俄衝突——這一個，連敵軍部報紙國民新聞（十七日）也對此評論，謂「此次蘇日雙

方所談者，僅屬邊境糾紛，……蘇聯仍可利用東線安定，以全力援華，……蘇日間在中國衝突，將更趨嚴重……」所以這次因蘇俄協定，即對蘇聯懷疑，其能否繼續助我？這種憂慮，是不須有的。對蘇聯作其須有的揣測，不但不必要，而且可笑——何況事實上蘇聯正對我擴大援助呢？近來敵人對我大事宣傳「日蘇協定」云云，揆其用心，不過為要離間中蘇兩國的關係，我們却認定：遠東一初如常，只有中國抗戰的一個大主題，堅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

目前歐局正動盪在繼續擴大或暫時停戰的歧途上，而這個和戰的關鍵，却操在幾個強國的政治領袖手中，他們的一舉一動，無疑的可以決定了幾千萬人的命運。現在這幾個個人的姓名，稍留心國際政治的人，都能知道。但他們在前次大戰時，雖不全是無名小卒，却也不是怎樣顯赫的人物；怎知道在短短的二十五年中，竟叱咤風雲，一躍而為操縱着世界，把握住人類命運的人物呢。

茲將這幾個人物在前次歐戰時的地位和現在的職務略述於下：

一、張伯倫 一九一四年時四十五歲，是英國伯明漢的一個中年商人，兼伯明漢市參議會的參議員，現在是一個七十歲的老翁，英國的首相，幾個月前，才從「綏靖政策」的迷夢中，覺醒過來，現在更被迫着挺身而出，高揚「消滅希特拉主義」的旗幟，領導對德作戰。

二、達拉第 一九一四年時二十九歲，是法國里賽多雪地方的一個歷史教授，現在是法國的總理，兼國防總長，外交部長，捷克淪亡後，才放棄「專治國家精神病專家」的榮銜，跟着張伯倫主持反德戰爭。

三、希特拉 前次歐戰開始，年僅二十五歲，是一個建築學徒，明信片畫家，曾加入巴伐利亞的步兵聯隊，做一個士兵，現在是德國總理，國社黨領袖，運用其鬼斧神工的手腕，撕毀了凡爾塞條約，兼併了奧大利捷克，又是這次歐戰的禍首，世界的惡魔，人類的劊子手。

四、斯大林 一九一四年時，三十五歲，是一個共產黨的逃亡者，逃亡到西伯利亞接近北極圈的士勒漢斯基，現在是蘇聯的最高領袖，利用希特拉決心侵波的機會，掉轉頭來簽訂德蘇密約，不勞而獲分割波蘭，洗雪里加條約的恥辱，促成英法德的戰爭，自己却昂首天外，待機而動。

五、墨索里尼 前次歐戰時，三十歲，是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家，兼報館主筆，後來變節，一變而為棒喝團黑衣領袖，現在是意國的首相，這次歐戰，宣佈中立，但却幫助希特拉的「和平攻勢」，企圖乘機打劫，實現大羅馬帝國的迷夢。

六、羅斯福 一九一四年時，三十一歲，是美國海軍部的副部長，現任美國總統，一個「巨艦大砲主義者」，但為中立法限制，不能積極參與美洲以外的國際活動，這次歐戰，宣佈中立，最近召集特別國會，修正中立法，以便利英法。在這戰神已籠罩着整個世界的現在，他的反侵略政策硬化的程度，無疑的為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極度關心。

——水滸——

## 蘇俄侵割波蘭與歐戰新局勢

漆琪生

## (一) 社會主義國家爲何竟侵略弱小民族

第二次歐洲大戰爆發不及旬日，德軍正在逼圍華沙而使波軍苦於抵禦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突如其來的動員四百萬紅軍，越過國境由背面向波軍襲擊，與德軍互相呼應形成東西夾攻的形勢，因此波軍在這樣腹背受敵的惡劣環境之下，不能不加速度的敗北而覆亡。目前波蘭政府的首要業已離國赴羅，首都華沙且夕即下，國土大半喪失，形將由德俄雙方會商分割，劃比沙河，納羅河，維斯杜拉河 (Vistula River) 與桑河 (San River) 爲界，東部屬俄，西部屬德，俾波蘭重陷第四次亡國的慘境。波蘭敗亡如斯之速易，蘇聯突然進兵襲擊，無疑的是其重要的原因。惟是素以反對侵略維持和平相標榜的社會主義國家之蘇聯，此次竟無視國際信義，違反國際條約，乘人之危提兵侵略弱小民族，豈非奇蹟！其原因畢竟安在？

(1) 德蘇協定註定了侵略的程序——此次蘇聯的行動，雖然事出倉猝，但其種種措施的周詳備至，顯然爲既定的計劃。德蘇協定的成立，就是執行這個計劃的序幕。何則？蓋自慕尼黑會議後，蘇聯對西歐的政策，開始新的轉變。過去蘇聯對於西歐的外交策略，是拉攏英法等民主國家，結成和平陣線，反對法西斯國家的侵略。可是，經歷西班牙戰爭的教訓，洞悉英法對於和平陣線的結成，僅虛張聲勢，脆弱無力；兼以大英帝國之一貫嫉視，隨處排擠，無法構成堅強的反侵略之壁壘。迨至慕尼黑會議，張伯倫竟無視蘇聯與捷克訂有互助協約之優越關係，悍然排擠之於西歐政治舞台之外，企圖藉口強會議以奠定歐陸新秩序，犧牲捷克以滿德國之慾求，驅之向東進出，與蘇聯直接衝突，掀起反共大戰，德俄互相殘殺，二虎皆傷，然後坐收漁人之利。如斯的情況，蘇聯此後對於西歐問題的態度，勢不能不加以新的更正。蘇聯察於捷克兼併之後，歐洲最嚴重的糾紛，即爲但澤與走廊問

題，德國對之勢在必得，波蘭對之勢在必守，這個僵局，除訴諸武力外，別無其他轉圜的方策，然而戰爭一旦爆發，一則由於波法有互助協約，英法有攻守同盟之關係；再則由於英法恐懼德國併吞波蘭後，版圖益廣，勢力益雄，坐大養患之故，必將由德波之戰，演進爲英法德之戰，牽動歐洲整個局勢。蘇聯對此極嚴重的當前問題，自然必須慎重考慮，精密打算，取利避失，免再上當。在這個時候，蘇聯原有三條路徑可循：一是與英法從新修好，積極的結成東西兩方面堅固的防德陣線，支持波蘭，反抗德國侵略；二是從此絕對的超然中立，不問西歐問題，不管德波衝突，只求自衛，避免捲入戰爭漩渦；三是翻改從來政策，轉而與德和好，默認德之侵波，助其發展，甚至平分利益，促進德之南下與西進的活動，藉以轉換其東出與北上的目標，保證蘇聯西陲的安全。蘇聯初時亦有走第一條路徑之意，曾與英法三再磋商歐洲集體安全問題，波羅的海沿岸保障問題，以及三國軍事合作問題等，始終乃因張伯倫的反俄政策依然不肯放棄，暗懷促德東進路線不從波蘭而改沿波羅的海以攻俄之詭計，缺乏與俄真實友好之誠意，加以波蘭亦因憑恃英法之助，固執其防俄之觀念，不允許戰時紅軍之假道，於是遂使蘇俄欲走第一條路而不可得，勉而行之，必致重蹈西班牙問題之覆轍，逼致蘇聯終於放棄循走此道之意志。第二條路徑，蘇聯本亦可行之，然其結果將使蘇聯於歐洲不能得一與國完全孤立。德波戰爭，蘇聯縱可因此而免於戰禍，惟戰爭之後，無論誰勝誰敗，孤立的蘇聯，即將成爲衆矢之的。蓋德國獲勝，波蘭覆滅，德將假口戰時蘇俄之不與助，高唱積極打倒共產主義敗類的口號，更進而進攻俄境；反之，波蘭獲勝，亦將遼奉大英帝國的策動，挺身以充白色十字軍之前哨，劫奪烏克蘭大寶藏，是以蘇聯唯欲藉中立以自衛，實將因中立以取禍，「北方之熊」，一貌固鈍魯，眼光頗長，當能明瞭後患，而不自孤自危之下策。周詳考慮，利害秤衡之結果，自然以走

第三條路，爲當前最現實與最妥當之道。此時蘇聯能與德國和睦，第一，可以改善長年俄德敵對之關係，德國形將改變其北上與東進之方針，避免兩國直接的衝突，蘇聯西疆得告安靖；第二，從此不爲英法等民主國家的防德運動所累贅，減輕戰爭的負擔，大可靜觀西歐局勢之演變，再定去從；第三，「西線無戰事」，蘇聯始能完全的超然中立，安心建設，聽憑英法德各資本帝國主義之自互殘殺；同歸傷敗而毀滅，爭取社會主義國家唯一的繁榮與發展；第四，可以趁此時機，與德劃分勢力範圍，伸張蘇聯的版圖，收回革命初期所喪失的國土。這個如意算盤，身受多年革命洗禮的無產階級獨裁者史達林，自然精於打算，不肯放過機會，毅然在英法使節會商三國協定，會而必爭，爭而不決的時候，晴天霹靂的宣佈其秘密進行很久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簽訂，使日夜不計苦心的防德反俄而策動二雄火拼的張伯倫，瞠目失色，哭笑不得。本來蘇聯之欲謀脫去英法羈絆，擠斥英國陰謀，而與德國修好，已有相當的長久時日。今年三月，蘇維埃大會舉行時，史達林即對英法民主國家有如下的憤慨之言：「西方民主國家追求着去鼓動蘇聯反德的火拼，虛造空氣，不管什麼代價，只求激成蘇德間的衝突」。同樣的在五月二十一日，莫洛托夫的外交政策演講詞中，亦有類似的一段話：「英國是利於促成德蘇的火拼，因爲如果兩個極權主義互鬥的話，英格蘭便更加強大了。」爲蘇聯國是計，聯合英法以包圍德國，所得到的僅是一民主國家和平陣線之一員，的外表雖美而中空無物之空頭榮譽，但實際則將成爲英法防德的獵犬，供人驅使，且不能見歡於主人；可是，反回頭來與德親交，疎遠英法，則可巍然中立，西線無事；後者比較前者，再有利而再現實不過的。歷來俄國的外交家，不少人主張走後面這條路。一九一四年五月間，馬可夫對於帝俄的外交政策即如是批評：「英國的友誼，結局不會給俄國以實際需要的幫助，最好我們放棄英國莫大的友誼，多少和德國締結一個同盟，較爲有益。」第一次歐戰中所給予的血和肉的教訓，證明這個主張，是合理的。近數年來，由於納粹主義者之高樹反共產主義的黑旗，致使德蘇邦交，無法協調。迄至慕尼黑會議後，

一方面蘇聯爲張伯倫之排擠，他方面德國爲英法波所包圍，正面對立之因素既少，共同利害之關係復生，造成了二雄不能不言歸於好之機會，遂產生了十年爲期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德蘇協約之成立，蘇聯在外交政策上出現了劃時代的轉變，實現了歷代醞釀皆未成功的交近疎遠之親德政策；然而同時却又沾上了出賣和平陣線盟友，與幫助法西國家侵略的污泥，這個不可捉摸的東歐反納粹之和平使者的榮譽犧牲的代價，只有求償於現實利益的波蘭領土之瓜分，與波羅的海優越權之擴大。失虛榮而得實惠，蘇聯何樂而不爲。是以德蘇協定的葫蘆裏所賣的，自然是以蘇聯默認德國侵波，從而瓜分領土爲主藥，乃以德蘇互助，各不相犯，貸款賣貨等爲配藥。不然，空空洞洞的外交文章，蘇聯業已在捷克，法國與波蘭，領教多次，何貴乎與德國多此一舉？甚至可說：納粹主義的希特拉，能夠打動社會主義的史達林之心弦的最有力之一擊，正在於這一點上。與乎看着德國獨吞波蘭，毋甯彼此均沾利益，這是蘇聯對於德國侵略波蘭前成立德蘇協定必有之要求。試觀協定剛剛成立，德蘇兩國即秣兵厲馬，準備宰割；再而證之事後兩軍行動，如合拍奏，兵戎禮遇，極盡周到，無一不是表明在簽定協約時，即布置妥當。儘管大英帝國的官方新聞，於蘇聯動員紅軍四百萬西進國境時，傳出德方當局亦表驚異之消息，這不過是對立國家反宣傳之慣伎，不能蒙蔽事態的真相。況莫斯科九月二十日電訊，蘇聯當局申明，紅軍進兵波蘭，並未違反德蘇協定。反過來說：紅軍進兵波蘭，即是遵照德蘇協定。實此之故，德蘇協定，實是註定了蘇聯之侵略波蘭，與乎波蘭迅速敗亡之命運。

(2) 里加條約種伏了今日的炸彈——波蘭自得凡爾賽和約之助重建國度後，對於俄國懷抱歷史的深仇，於是對俄動表示敵對的態度，甘作西歐列強反俄的急先鋒。一九一九——二〇年波蘭響應英法之圍攻蘇聯，提兵挑釁，爲俄所敗，兵臨華沙，旋得法國援助，擊退紅軍，乘勝進佔布格河(Bug R.)以東四萬餘方哩之土地，至一九二〇年七月，與俄締結和約於里加(Riga)，迫俄割讓，形成現今波蘭龐大的版圖。自此之後，蘇波二國間即種伏了難以協調之禍種。一方面

蘇聯年來努力建設，日臻富強，急尋機會以恢復喪失之國土，雪除屈辱之國恥；他方面波蘭因循詭詐如故，日懷貪慾，企圖憑恃英法的恐俄心理，助其進掠俄邊，侵佔烏克蘭等地。二國交惡，終必有兵戎相見之一日。加以波蘭強佔東北俄屬土地後，乃為自身增加一極難處置的民族問題之麻煩。爰此等地方土住民族，以白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為主體，白俄羅斯人約達三百萬，烏克蘭人約八百萬，共計一千一百萬左右，佔波蘭全人口百分之三十二。此經民族，與蘇聯境內之白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血緣相同，本為一家，今遽割隸異國，心自不安，常懷歸宗復國之念；更兼波蘭當局對於異民族時施壓迫，差別待遇，愈增此等民族離叛之心。此外，波蘭當道復常利用反叛蘇聯的白黨，潛伏東北邊地，進行種種破壞蘇聯之勾當。諸如此類，不特倍加促進蘇聯收回西南失地之決心，並且恰好為蘇聯提供興師問罪之口實。此次蘇聯之進襲波蘭，即以此白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的民族問題，為弔民伐暴之理由。然究其衷心，實不外乘著波蘭形將敗沒之際，由背突擊，促其覆亡，俾里加之恥得以早雪，喪失之地得以早復而已。昔年波蘭在里加所吞下的炸彈，延綿迄今，終洲猝然爆發，國破土裂，可為貪掠他人土地者戒。

(3) 劃分疆界督促德國的錄向轉變——此次蘇聯乘德深入波士，華沙包圍勢成，波蘭瀕臨解體之際，迅速的越境進兵，其用意之一，乃在於防範德軍過度東進，獨佔利益，甚而違背密契，威脅蘇聯西陲，因而急調重兵，趁波無備，向西直趨，與德軍會師於維斯杜拉河沿岸，平分波士，劃定疆界，遵守不渝，俾使波軍早日結束，德軍得以早日抽調西線，與法法聯軍抗衡，進行資本主義國家自相摧殘之大屠殺，蘇聯得以抽閒建設而繁榮，加以波蘭分割後，德蘇國境接壤，中間既無弱小國家之贅肉介在，彼此皆可減消嘗試之心，減少領土擴張之磨擦，二雄皆覺悟直接衝突之不利，勢必各守疆界，不再紛擾，另圖其他方面之發展，蘇聯西境從此可保安靖。不僅只此，蘇聯甚至還想藉著與德協分波蘭的友好關係，助德西侵與南下，使德國於分割波蘭之後，適可而止，除放棄其東進政策之外，進而改變其北上之

方針，避免直接的衝突，使之承認蘇聯在波羅的海沿岸的絕對優越之地位，如斯，則蘇聯西方全部國境安穩如泰山。是故蘇聯對於波蘭之分割，認為進行愈快，則德國錄向之轉換亦愈速，蘇聯西部國境之安堵亦愈易，遂不惜一舉而動員四百萬之大軍，侵襲波蘭，並使德國在其嚴重的監視與督促之下，不能不屈意就範，各種疆土，轉換錄向，別謀發謀，其居心積慮，可謂深遠了。

(4) 摧毀反共陣線的一角與堅強西陲的國防——波蘭從來即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列強包圍蘇聯的最前哨的堡壘，所以波蘭的存在，乃是蘇聯西陲無上的威脅。年來蘇波二國表面上雖因共同防德之故，締有互助協約，但波蘭的教子裏依然懷着反共的鬼胎，急思國際間一旦重演白十字軍進軍的序幕時，對俄大事撻伐，暗中一向未曾中止反俄的策動，目反蘇協約為具文。反共大本營的大英帝國之所以竭力支持波蘭者，此亦為其重要原因之一。蘇聯為其社會主義國家之基礎鞏固計，對此反共之哨兵，自然時存撲殺之念，今既有此代替操刀之劍子手，安得不助其一臂，使其速斬速決，除去眼中之釘，大快心願。波蘭覆亡，西歐反共陣線即崩潰一角，國際使俄健兒即減少一員，為蘇聯之大幸，為英國之不幸。同時蘇聯西方國境，伸張至納羅河與維斯杜拉河濱後，匪特失地收復，版圖擴大；且而臨控波蘭中部四河以設防，形勢天成，攻守俱便。較之蘇波舊界茫茫數百里，一條孤線，坦坦平野，既無山岳，更乏河流，僅中部有一伯利比脫沼地，差算要隘，如是西線，敵攻易而我守難；今則天涯之別，大可利用自然地形，鑄成捍衛社會主義國家西方防線之湯池金城。蘇聯此次之侵襲波蘭，此亦為其主要之一因。

由於上述各種原因，從蘇聯立場而計，宜其此次對於波蘭，實現侵襲之舉。像這樣的侵略行動，與乎謂其為志在完成國際共產革命，因而破滅資本主義國家之存在；毋甯謂其中心目的乃於奠定社會主義蘇聯的安全，擴大斯拉夫主義的版圖，從而對抗西歐資本帝國主義的進攻，於是兼併毗鄰的反共陣營之前，的波蘭以自衛，較為正確。正因為是這個原故，眼前蘇聯不能不塗染上恃強欺弱，助暴滅小的血

痕。不過，蘇聯始終在未來的偉大歷史階段上負有特殊之使命的，倘若蘇聯果能將其使命完成無遺，則這個血痕亦將為其成功了的現實事續所洗潔，後代的歷史批判者甚或對於此次事變加上極美麗的註解；反之，則將使世人感覺這個血腥，乃與資本帝國主義之宰割弱小民族同一臭味了。

## 二 凡爾賽體系累死了波蘭

我們轉而考察波蘭本身的各種關係，則顯明的看出波蘭此次之重罹亡國之慘禍者，根本癥結，乃凡爾賽體系累之也。第一次歐戰後，英法諸強於凡爾賽和會中，力事重建波蘭之目的有二：一是西向牽制德國的復興，二是東進擾亂蘇聯的安定。在此兩個目的之中，西歐列強，特別的是大英帝國，更加着重於後者。英法諸國在最近的二十五年間，對於東歐問題的策略，傾力於扶殖波蘭的強大，推動波蘭的攻俄。他們的心目中總以為在德俄二大之間，再製造出一個大波蘭帝國，強制的從德俄二國割裂土地，肥壯這個新興的帝國主義，使這三個大國構成冰炭不相容的宿怨，彼此牽掣，大家公不能發展，西歐即可安然無事了，遂盡量的幫助波蘭，縱容波蘭，促其能夠堅決的去防德與反共，此即是凡爾賽體系再造波蘭的本旨，亦即是凡爾賽體系賦予波蘭的使命。只求波蘭能忠實的履行這個使命，其他一切，波蘭自己可以無須過問，凡爾賽體系的維護者，總是力事協助，代為解決的。因是波蘭完全成爲凡爾賽體系防德的警犬，反共的哨兵。波蘭自復國以來，即遵循凡爾賽體系的這個宗旨，以樹立其國策，肆意的向四隣構釁，日夜計劃分割德俄的領土，不斷的策動反共的活動，無情的壓迫國內弱小異族，但求在國際舞台上防德反共有利可趨，即置條約信義於不顧，內政建設於不理。這種驕縱跳梁，因循廢敗的惡習，皆爲凡爾賽體系所養縱，然却因此遂使波蘭深深的種育了今日夷亡之禍種。這個禍種，亦即爲波蘭亡國的內在之因素。現試進而詳細的分析波蘭其所以招致亡國慘禍內在的四大因素。

第一，結怨四隣，親近無有力之與國。波蘭因其憑恃凡爾賽體系

列強之扶助，得意忘形，除乘機向德俄進兵掠地外，並時與四隣諸小國惹是生非，侵蝕土地，怨敵四立。北之立陶宛，有維爾諾割據之仇；西之德意志，有但澤走廊分裂之怨；南之捷克，有特申區奪奪之恨；東之蘇聯，有布格河東強佔之憤。如斯環境，波之立國，良非易事。設於此時，波蘭能就四隣毗近諸國中，擇一親交，結爲盟友，互相聲援，尚不致陷於四面楚歌，完全孤立之險地。無奈波蘭不此之圖，其外交政策，一沿舊習，甘充凡爾賽體系之爪牙，對於東歐諸國，騎牆取巧，離合不定，時而拉攏日德，締結反共協定以困俄，時而對俄妥協，簽定不侵犯條約以防德，東西閃忽，頃刻反覆，國際條約最不得遵守者，無如波蘭，國際信義最不重視者，無如波蘭，國際間最不得人信賴，而人最不樂與爲友者，亦無如波蘭。所謂：「柏克之言，無信義感，無正義觀」，即爰於此。試觀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波蘭以新得解放的弱小國家，遠處歐洲，與我利害風馬牛不相及，乃竟爲虎作倀，助紂爲虐，勾結暴日，在國際會議上，專與我搗亂，首先承認傷滿，企圖與暴日結成東西夾攻蘇聯的反共陣線，此可充分證明其外交政策無理智，乏正義，一味討好強暴，欺凌弱小，忘却自身的立場，終必有蟲禍自焚之一日。當此國際關係異常複雜之今日，無論任何國家，立國之道，皆須善事交隣，尋求有力之與國以自助，豈能妄肆結怨，孤立無援，以求國境安靖，國祚永康歟？波蘭外交政策之妄誕，宜其致有今日之結果。

第二，反俄政策的不智，構成蘇波關係的惡劣。誠然，俄國是波蘭的歷史冤家，反俄觀念，成爲波蘭人普遍而深刻的心理。凡爾賽體系利用波蘭人這種心理，特別加重的賦予波蘭人以反共的任務。可是，在今日波蘭的處境下，波蘭當道對於反俄運動，是應該慎重考慮的。波蘭當局應該洞悉，介處在德俄二大之間，斷非雙方取巧與兩面討好所能圖存，必須估計何者謀我最急，何者對我較善，擇一而結爲盟友，聯合以禦侵略，庶稱得計。蘇聯之於波蘭，雖有里加之仇，心存報復；但因其主義不同，國度有異，舉世資本主義國家同感威脅，咸加敵視，東西列強急欲組成反共陣線以圍困之，對立物如是之多，自



然投鼠忌器，不敢輕率對波侵略。年來盟首於三次五年建設計劃之完成，以及加盟國聯與西歐列強修好，其目的即在於避免磨擦，締交與國，以謀和平而安定。波蘭此時苟能與之傾心相結，以誠相處，不難使數世宿仇，煥然冰釋。其實在蘇聯眼光中，對波之惡感，微乎渺焉，牠的巨仇大敵，東有英日，西有英國，二者始為其寢食不安，朝夕不忘之厲障，只要波蘭不與此二大厲障結成一體，供其驅使，則無事不可以協商，無處不可以讓步。可是，波蘭偏背反此理，聽英指揮，勾結暴日，隨時隨地，猛烈的從事反俄活動。過去蘇聯迭次發生的黨案與明謀，無一不有波蘭在暗中牽線引火；東歐各地的反共組織，無一不受波蘭之資助與策動。如斯情況，焉能使蘇聯氣平憤消，不謀對付報復耶？雖然如此，蘇聯猶望波蘭能於德國納粹主義東侵問題上，與波蘭取得利害相同的一致關係，釋嫌妥協，共事防範，成立蘇波互助協約，但波蘭反挾持此種關係與希特拉討價還價，暗中進行聯合反共的默契，露骨的堅持其一貫的反俄政策，這是足令蘇聯極度心灰意冷的。即如此次英法蘇三國協定談判中，蘇聯要求防德戰爭爆發紅軍假道助波一節，波蘭堅決反對，實屬奇異。試思德軍侵波，蘇聯出而援助，波蘭不予假道，紅軍從何以對德作戰？揆之波蘭之心，其所以不允假道者，防備蘇軍重演假虞滅虢之惡劇尙屬其次，對於紅軍輕侮敵視，乃為主因，這簡直是波蘭對於蘇聯的一種奇辱，蘇聯何能緘默而忍受？波蘭在東歐所處的形勢，德俄二國之動向，完全決定其存亡之運命。連俄以抗德，波蘭可以泰然圖存；反之，連德以攻俄，則波蘭頃刻變為德蘇爭戰之戰場，安危莫卜；甚而假如德蘇攜手以分波，則波蘭旦夕瓦解，雖有英法之助，亦敵近援遠，趕之不及。波蘭當局早即必須認清此點，清算過去，從新決定親東禦西之外交方針，斯為妥善。況當捷克問題解決後，德之積極謀波，已為婦孺皆知，舉世公曉之事實，到此最緊急的國家民族存亡之關頭，猶不覺悟，疎遠蘇俄，依然如故，安得不自速滅亡！由此以觀，蘇聯對於波蘭，力求釋嫌而遭仇視，力謀妥靖而蒙搗亂，力圖合作而受圍攻，力思援助而招拒絕，波蘭當局之頑固，狡黠，荒誕，不智如是，勢非逼迫蘇聯翻臉變

志，結合德國，共同侵略不已。波蘭因蘇聯進兵而速其敗亡，咎由自取，仇俄反共政策誤之也，凡爾賽體系的白色十字軍運動累之也。

第三，狹隘的民族主義，虐待弱小的異民族，造成隣敵觀餓的口實。波蘭因其建國，乃由四周各國割割補湊而成，故其民族內容之複雜，達於極度。主體的波蘭人，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十四左右，此外，則有白俄羅斯人，日耳曼人，烏克蘭人，猶太人等，混居一國。波蘭政府從來即高唱大波蘭民族主義，事事皆以波蘭為主體，享受民族特權，獨攬政權。至於其他民族，則不僅不能享受政治上的一切權利，且而不獲法律上的平等保障，即至一般教育設備，弱小異民族皆無權參與。然而此等異民族實際在文化程度與經濟實力等方面，皆超越波蘭人之上，橫施壓迫，處境反較惡劣，背乎常道，所以此次德蘇進兵，皆以拯救其同種族的弱小民族為口實，侵略波蘭，是亦為波蘭人自造之惡，自取之禍。

第四，內政不修，軍事專制政權，惡化階級的對立。波蘭為現今世界上有數的軍事專制政權的國家，由開國元勳畢蘇資基起，至現總統莫錫基止，皆是橫暴的軍事獨裁者。他們仍念頭上只是打算着，如何反俄掠地，如何的特強凌弱，如何的取巧離間，如何的逢迎英法，以及如何的鎮壓弱小民族，如何的抑制勞苦階級？對於內政的修理，經濟的建設，民生的改善等，置之腦後，不加重視而過問。他們完全依據着佔有全國土地百分之四十，而佔人口僅有百分之三的地主階級，對於貧苦農民遂行極殘酷的封建式的榨取，以生存與活動，形成歐洲不可多得的反動政權。像這樣的情形，自然必使國內大多數的國民，陷於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度其非人間的窮苦生活。農民居處於潦漏破朽的小茅舍之中，囚首垢面，滿臉菜色。甚至無數鄉村連火柴亦無力購用，鑽木取火，與原始人無異。即居住都市生活較優的工人，收入亦極微薄，生活亦極可憐。根據一九三三年的國勢調查，波蘭工人百分之二十三，每人每週所得工資不過美金二元，百分之三十，所得為美金二元半至三元，在歐洲的生活環境中，波蘭勞工階級，可謂貧苦之極了。同時國內失業的人，常居多數。教育亦不振興，國民百

分之四十爲文盲。因此之故，波蘭國內貧富階級之乖離，支配與被支配階級之對立，異常劇烈，時時皆逼臨於國內大革命形將到來的前夜。如是內政狀態，與國民關係，何能團結一致，抗禦強敵之侵略？是以德軍入境，就節節潰敗，蘇軍侵襲，便瞬息覆亡了。

上述四大原因，皆爲波蘭敗亡的致命傷痕，然皆爲凡爾賽體系所種育的禍根。如果波蘭不和凡爾賽體系具有若斯如膠如漆之密接關係，波蘭大可轉變作風，根本的拔除此殺身之病毒，惟波蘭信賴凡爾賽體系過深，仰靠凡爾賽體系過甚，於是以繩自縛，累贅而死，波蘭覆履之內在的基本原因在此。

不過，波蘭畢竟是弱小民族，國存時，爲凡爾賽體系列強所玩弄，供人驅使，以速敗滅，我們深致嘆惜！國危時，則爲強暴所侵凌，遭人宰割，以致瓦解，我們甚表同情！望今世各弱小民族國家，皆波蘭先例以警惕！

### （三）德蘇今後的動向與歐戰的新形勢

德蘇聯合侵略波蘭，現今可算目的達遂，侵波的軍事行動，亦可告一段落了。然則今後這兩位新盟友，又將拍手合唱什麼新劇曲呢？

試先測料德國的動向。波蘭軍事結束，東線平靜，大可移轉其大部軍力於西線，與英法聯軍決戰，雪除凡爾賽和議之恥辱，收復洛林，亞爾沙斯二州失地，進而顛覆英法二大帝國主義之基礎。德國斯項目的之實現，在軍事方面，除其自國防軍能在西戰線上，迅速的攻破英法防線，衝進法境，控制地理上之優越形勢，以擊破英法聯軍外；還須積極的推促其軸心國家盟友的意大利與西班牙，由西南二方突襲法境，構成三面夾攻的陣形；猶須在地中海東西沿岸，發動反英法的軍事行動，封鎖東西兩口，以斷英法之接濟。這樣一來，則德國之軍事活動，單純的傾重西戰線，與英法聯軍抗衡不夠，尚須分軍兩下，直接佔據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巴爾幹半島之重要軍事地帶，以驅逐英法在近東的勢力；間接聲援意大利佔南斯拉夫，希臘，與突尼斯，扶助西班牙，掠奪直布羅陀海峽，與摩洛哥，完成地中海之封鎖。

在最近的將來，德國軍事活動的策略，形將仍以西線主守，南下進攻爲原則。蓋德軍目前南侵羅馬尼亞，不但比較進攻西線輕而易舉，力省功倍，並且一則可以佔據對巴爾幹用兵形勝之要地，二則可以獲得豐富之油田，以充實燃料資源，三則可以促進意西之助已參戰，戰局可使積極的對德有利而好轉。此次羅馬尼亞總理卡林勒斯哥之遭暗殺，即爲納粹陰謀政策之結果，亦即爲希特拉對羅用兵之先聲。縱使羅馬尼亞當局，力謀慎重應付，拘禁波蘭政府人員，制止其活動，以減少德國之口實，恐亦將不能杜絕德軍之南下；加以羅馬尼亞復對於德國提出以馬克軍火易石油糧食之新要求，表示拒絕，益將使希特拉認爲對德不友好，增進其加兵羅馬尼亞之行動。果爾，德羅戰端一啓，巴爾幹小協約各國，無一可以倖免戰禍，德國納粹之侵略弱小民族，將繼波蘭之後，轉向羅馬尼亞，進而及其他巴爾幹諸小國。屆時意大利與西班牙之中立究竟爲何？亦將有顯明之答覆了。

在經濟方面，德國今後益加獲得蘇聯資源之供給，安心向西作戰，向南進略；可是，在外交方面，則拉攏軸心國家，與蘇聯聯修好，結爲廣大的反民主陣線之壁壘，特別的結成反英陣營，近日匈牙利之擬對蘇復交，意義即在於此。此外，德國還將放棄其東進與北上的活動，默認蘇聯在波羅的海沿岸之絕對的優越地位，以作協助侵波之報酬，以減正面相遇之衝突。德國今後之動向，或將大概如是。

其次，蘇聯之動向，在軍事方面，則將以對波用兵終結而暫止其活動，陳兵西疆，遙觀西方戰事之變化。惟同時則將藉此聲威，北向以奠定波羅的海沿岸之絕對優越權，從新調整波羅的海東岸諸小國之邦交；南向以改善近東各國之外交關係，造成蘇聯在東歐牢不可破的堅固之新的國際地位。立陶宛，愛沙尼亞，土耳其使節之應召赴俄，正是爲此。

在政治方面，則將由對德的締交，進而結成極權國家的，以反英爲中心的，與民主國家相對抗之新的國際關係，分散資本主義國家一致聯合的運動，破壞反共陣線的擴大，藉以陷英法於孤立，而加速其覆敗，增強資本主義體系解體之速度。在經濟方面，除繼續第三次五

年計劃之完成外，則資助德國西攻南下的資源，俾其改變東進北上之路線，保證蘇聯西境之安寧，這即是蘇聯今後大致的動向。

德蘇二國趨向這樣的方向發展之結果，歐洲局勢，必將惹起下述五點的變化：

- (一) 極權國家與民主國家，形成極尖銳的擴大對立；
  - (二) 這二大對立陣營，極權國家方面以德國為主，民主國家方面以英國為主，進行資本帝國主義的第二次大戰；
  - (三) 蘇聯參加極權國家的陣營，分散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團結運動，破壞了反共陣線的全面結成，推動了資本帝國主義互相火拚的戰爭，但其自身却超越了戰爭，獲得鞏固西陲與安心建設的機會，而成功社會主義國家唯一的發展與繁榮；
  - (四) 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將與資本帝國主義戰爭匯流，循依歷史進程之發展而解決；
  - (五) 戰爭的方向，由歐洲的東西二方，轉變至西南二方，戰線逐漸延長，戰區次第擴大，交戰國與日俱增，戰期愈趨綿延，最後純至演化為未曾有的全世界的大戰。
- 至是，則於本法最不利，於蘇聯最有利，其餘國家亦損害大而利益小，所以有若干國家又是不希望德蘇今後的動向，真如上述的情況發展，致使歐洲局勢轉變為如斯的形勢，從而將以種種方法，糾轉歐局另向別一個進程變化。即是感受德蘇合作之威脅，極力分散二國之團結，或將德國從新拉回資本主義陣營，單獨進攻蘇俄，或將德蘇離間，德國孤立，個別擊敗德國，挽回歐洲原有之局勢。這兩種發展趨勢，形將由兩種政治運動所體現：一是以德蘇合作為中心，團結極權國家，繼續現今的反英戰爭之運動。二是以英國為主體，聯合民主國家的抗禦德國的進路，發動對德作戰之運動；或是聯合資本主義國家，包圍蘇聯，停止資本國家互相摧殘，策動白十字軍進軍之運動。
- 歐洲列強對於上述兩大運動，因其利害關係各自不同，態度有異。蘇聯是利於現局勢之發展，毫無疑義的是在推動第一個運動之猛進，德國固亦切望現局勢之持續，策動第一個運動之進展，但必須以

極權國家的舊盟友意大利之能協助不為前提；倘若意大利感於與蘇聯關係之難協調，不願合作，則德國終局畢致徘徊變志，中道停止第一個運動，另謀轉圜之道。意大利對於二者，皆持似不可不的騎牆態度，反英固願，親俄不欲，靜待機會，始表明真實之心跡。英國自然為第二個運動之主脚，最好是希望能一舉而將德蘇二魔怪悉數消滅，次則能毀滅怪物蘇聯亦佳，等而下之壓服暴漢德國亦可，目前英國乃思先敗德而後滅俄。至於法國，則為英之尾閥，惟英國馬首是瞻而已。

這兩個運動的消長，不僅決定戰爭的勝負，同時決定戰期的久暫。(一) 德蘇合作緊密，極權國家如意大利與日本參加反英陣營迅速，則英法孤立，戰事不利，結果頗速；(二) 反之，意日恐懼德蘇之發展，相率加盟英法，則德蘇勢危，易於敗北，戰事解決亦較速；(三) 德蘇結合疏淡，英法意日反俄態度堅決，聯合轉換鋒向，對俄圍攻，停止英法德之戰事，則收次戰爭勝負未決，中道溜產，停戰最速；(四) 意日等中立國家，既惡英法，復嫌德蘇，不肯捲入漩渦，作壁上觀，則雙方勢均力等，持久不決，延綿時日，終至經歷極長久之時間，彼此力竭氣盡，同歸覆歿而後已。中立國的向背，關係至大，交戰雙方，現皆兢兢業業拉攏，以求助己。雄踞南歐的法西斯大本營的意大利，對於歐戰局勢，大有舉腳輕重之概。目前之墨索里尼，一方面正想憑恃其當前之特殊地位，挾制雙方，締結和議，便於居間取利；他方面深恐德蘇協調之過甚，一則妨礙其原來之軸心運動，再則蘇聯大斯拉夫主義之南進，形將影響其大羅馬帝國重建之企圖，不能不尋求時機，撤散二者的結合，中止戰事，然後轉而謀俄。波蘭瓜分完畢後，正是三者居間調停之絕好機會，墨索里尼因於近日向交戰雙方，申請停戰和議。和議前途，一則繫乎法對波協助的態度可否變更，能否承認德蘇之既得權利；二則繫乎德國之南下行動能否緩和，有無新事件之發生；三則繫乎意大利之調解態度，能否徹底堅持等因要而決定。和議談判初進行時，雙方定必值執其各自之立場，相持不前，而演成一面戰爭，一面講和之形勢；但至最後，為和為戰，終必明朗化的。依照近來歐洲局勢之演變，這個明朗化的時期，逼近眉梢，而不容許再事拖延了。

# 國際新形態與中立問題

吳信達

## 一、國際政治的優越性

數年來國際情勢的發冷發熱好像是害「瘧疾」一樣，一粒「金雞納」下去；有時也會安定一會兒。但病症一來，不受你什麼條約，協定，保障，總可以在強辭奪理之下，撕毀，蹂躪，破壞無遺。

不過，國際問題的重要性，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戰爭，雖謂為世界大戰，惟主要而深蒙其害的祇是歐洲一隅，未有如今國際的危機，擴延到全世界；國際危機的中心，不問東洋與西洋，都整個包含在恐怖與破壞的母胎中，產生出怪誕的種子來。一個「慕尼黑協定」，毀滅了捷克國家的存在，兩個冰炭不相容的怪物攜手——「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使英國紳士飼養防共的警犬，反噬主人，而張伯倫老頭子，只好自食其養癰遺患之果。

處在現階段世界情勢切迫之下的我們，正所謂國際關係決定一切命令一切的今日，我們對於這微妙微肖的國際關係，真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果不確實的把握和充分的理解這現實的綜錯複雜之國際問題，往往會瞠目呆口，莫知所措，而增加無窮的困難。

現世界的這個階段，可以說是國際問題優越一切的階段。誠如亞里斯多德所說：「全體為個人之先導」的命題，成為今日世界之新命題。所謂全體，即以國家而言，如把權擺在國際關係的前面，牠也不過是一個從屬者，依存在這環境裏的東西。譬如以距離這次歐洲戰場甚遠，而國內的國際孤立論者又擁有很大的勢力之美國而言，她國內的各種問題，決不是單純的根據着她國內生活的要求決定一切，反之，而是適應着環繞她各個環的關係而決定她那一個環。

但這裏我們並不是相信「他力主義」，而忽略「自力」的信念，不過在這種「關係」完全倒轉的今日，國際關係為一切問題的君臨，國際不安的先導，其他一切都懸倒為牠的追從，隸屬，而被牠規定着

。所以，若果我們把國際關係除外，來言國內問題，文化，思想……等問題，實不可能。因此，我們在處理任何問題之前，應先把國際問題作一個清晰的認識，所謂清楚的認識，就是要把把握住現實國際政治之原理與方法及其發展的方向，換句話說，就是要把把握住牠現實的內容及其發展的外形，才能應付複雜微妙之國際情勢，才能對於國外堅持自主的立場，對於國內充實自己的國力，使內外諸般政策統合，不致附人驥尾。

相伴着國際政治之重要性的變化而發生的國際政治體制及其原理的變化，也不能不特別的注意。但這種注意，並不是單純的要求外交官而外交評論家乃至研究家的注意，而是要求一般的注意。因為外交這個東西，老早已經不是外交官或外交評論家乃至研究家的問題，而是一般的問題。在這種國際危機當前之下，國家的命運，已隨着國際政治的變化而變化的今日，外交的重要性，已非國際技術乃至國際競賽的個人手腕，或者是 Metetrich 式的外交典型可以用來評價的。最低限度，現實的外交，牠已佔有所自國家之全體性的理念和其自身立場之獨特的姿態。

我們知道，自由主義的外交（也可以說即等於職業外交）與全體性的外交體制之不同，就在全體與個人之對立。職業外交，可以說是外交的專門化，而全體外交，則是國家之總力的外交。前者是陰謀，是技術是個人的手腕，而後者則是以整個國家利益為前提，一心一德之全力的傾注。這次歐戰爆發，各國外交的行徑，已大有此作風。即一向慣用權術姑息養奸的張伯倫老頭子來說，牠也不能不適應國際情勢而毅然宣告援波。這正是說明了國際問題為一切之先導。

這次大戰爆發之後，有許多國家，紛紛宣告中立，惟恐自己捲入戰爭漩渦，遭受無辜的劫運，然而，在這種綜錯複雜的國際關係下，果真能夠中立嗎？關於這我們先就中立的法理上作一個簡單探討。

## 一 中立的意義

所謂中立簡單的說，即在某兩國或某數國間發生戰爭的時候，非交戰國家所採取的態度，對於交戰國的任何一方，不取偏袒的行爲，并禁止其國民有越軌援助交戰國的舉動，這就是戰時的中立，這種中立的原則，在十八世紀以前，還沒有成立，到了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才漸漸成爲國際法上的重要部份，在戰時中立法中有兩個重大的原則；一個是中立國絕對不能對交戰國有偏袒的行爲；一個是交戰國應絕對尊重中立國的主權。前者是中立國的義務，後者是中立國的權利；這二者是互相關聯的，若果違反其中之一，就不免引起重大糾紛，而使中立國也捲入戰爭的漩渦。

中立法雖已成爲國際法中重要的一部，可是實行起來，却有很多的困難，其最主要的有下列三點：

第一、在中立的原則下，中立國對於交戰國雖不能有偏袒的行爲，但一般的貿易行爲却是准許的。交戰國在海洋上雖有檢查中立國的商船，並如發覺有運往交戰國對方之戰爭違禁品時可以加以沒收，但是一般商品的供給，對於戰爭的支持也有莫大的關係，因此交戰國爲早日達到勝利起見，總想設法斷絕對方的接濟，於是干涉海上貿易的事，就不免發生，而中立國與交戰國間的衝突，也就不能免了。

第二、國際法本來承認交戰國在海洋上查出戰爭違禁品時，可以沒收，但戰爭違禁品的範圍，非常廣泛，而沒有確切的規定，在第二次海牙和平會議時，雖曾規定絕對戰爭違禁品的種類，但同時又附帶規定交戰國可隨時通知中立國，增加絕對的和非絕對的戰爭違禁品，這樣一來，在戰爭時期，差不多所有的商品都可成爲戰爭違禁品，使中立國的利益受到極大的打擊。

第三、關於運輸目的地，也是中立法上一個困難的問題，上面說過，戰爭違禁品運往交戰國，查出時可以沒收，不過有許多軍火商人，却時常將違禁品先運至與交戰國相接近的中立國，然後再轉運到交戰國，以逃避檢查及沒收。而交戰國對於這種逃避檢查及沒收的行爲

，只有採取「繼續航行主義」，即以最後達到目的地爲標準而加以沒收與否。這種方法的嚴格執行，自然使中立國對中立國的貿易關係陷於完全斷絕的境地。

由於這些困難，中立的實行是非常不易的。因爲中立國家祇有義務盡而無權利可享，所以在上次戰爭中，真正的中立已不可能了。

中立的實行在事實上非但有這許多重大的困難，同時，自國聯成立以後，可說已將過去戰時中立在法理上的觀念完全取消。國聯盟約第十條規定，會員國有互相尊重領土完整以抵禦外來侵略的義務。盟約第十六條又規定會員國如不願盟約第十二、十三、及十五條的規定而向另一會員國作戰者，就被視爲對其他全體會員國作戰，各會員國對於這個破壞國聯盟約的國家，就要施以經濟或軍事的制裁，所以在國聯的範圍內，原則上就沒有中立的存在。

惟近年來，儘有許多國際法學家主張在國聯盟約的義務上，中立地位仍是存在的。但事實上，假如國聯對於破壞盟約的國家有制裁或其他舉動時，會員國都要一體遵從，而不能採取中立政策。例如國聯通過對意經濟制裁時，大多數的會員國都是遵命執行，即如當時與意國邦交非常友善的我國，也爲遵守國聯決議而對意實行經濟制裁。又如在中日事件中，國聯各會員國也大多遵照大會或行政院的決議而採取援護政策。然在實行的中間，有許多國家，沒有切實執行國聯的決議，或者國聯的決議沒有切實依照國聯盟約的精神制定，（如對華事件）但這是會員國的不盡責，違背盟約精神，而不是表明盟約的精神，可與中立的原則并行不悖。

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的簽訂，也使中立的原則受到很大的影響，非戰公約規定「不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但對於違約國家作何處置，則未規定，關於這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N. M. Butler 氏於一九三七年的一篇報告中更說得明白：「自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簽訂否認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的時候起，中立的可能性即消逝。各國政府不毀約，條約不會有破綻。而問題是在一個守約者和一個毀約者中間的時候，一個道德的政府和道德的人民不能守中立。在新的情形之下

企圖建立舊式的中立，不只絲毫無助於一個國家脫離戰爭，且使它更痛苦地感覺任何戰爭的影響。」

此外許多地區公約的成立，也使中立沒有存在的餘地。如在羅加諾公約的規定下，簽字國是沒有保守中立的可能；又如九國公約，規定尊重中國領土的完整與行政的獨立，其中雖沒有規定對於破壞此約精神者的制裁辦法，但其他簽約國至少不能完全採取中立政策，讓另一侵略的違約國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因為這種中立態度的採行，事實上就是違背公約精神，而間接予違約國以幫助。所以在這次中日戰爭中，英，美，法等都堅持九國公約繼續有效而予中國以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援助，是非常合理的。

從上面這些事實觀察，戰後關於中立的觀念已經大變。中立的地位也漸漸降低而消逝了。美國威爾遜總統說得好：「在世界和平與人類自由發生危急時，中立是再也可能與需要了」。在目前的國際情勢下，要保持戰時的中立，非但法理上有許多困難，而在事實上，如交戰國任何一方感到必要時，就會侵犯她們的中立地。第一次大戰時比利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 二、國際形態與各國中立姿態

這次戰爭最初給人們的印象，規模却不及前次的宏大。當一九一四年七月廿六日奧國對塞爾維亞宣戰後，進攻塞京，帝俄即宣布動員，繼而德國出而干涉，遂引起德俄戰爭。後來德國進兵法境，法國即於八月三日宣戰，同時，德又假道比國進兵，侵犯比利時中立，英國也於八月四日對德宣戰，一場難分難解的惡鬥，就此開場。我們當時協約國和同盟國家的廝殺，演出是多麼激烈！過程是多麼轟動！這次德國進攻但澤，三路使波，引起了德波的正面衝突，迨本月三日英法正式對德宣戰後，形勢方擴大。本月十七日蘇聯雖進兵波蘭，但據塔斯社莫斯科十七日電傳莫洛托夫氏演說「蘇聯政府又以同文通牒（致波通牒——筆者註）之抄本，分交與蘇聯有外交關係之所有各國政府，井明白宣布：蘇聯對所有各該國均欲實行中立政策……」。故其

動機如何，當難遽斷。但情形大抵如此，在舉世紛紛同情反侵略和一片中立的呼聲外，德國依然是個光桿，固然現在第三帝國的版圖是比帝國時代大了，但是它併了奧國，與人對它，並沒有成功一個合同體，它吞了捷克，現在捷克却變成了它腹中的炸彈，甚至弱小的斯洛伐克，對於德軍的私自開入，也在作憤懣的抗議，我們無論就德國的財政，實力，民氣，海權和領袖人物等方面觀察，全都感覺今不如昔。所謂失道者寡助，正是目前納粹命運一定不移的註腳。

這次戰爭，在國際間引起一個最顯著的現象，就是國際間中立的運動雖然普遍，但是它的姿態，非常曖昧，這也許就是上面說的，這次的戰爭，沒有前次那麼激烈的緣故罷。現在我們來作進一步的分析。先把歐洲的列強看一看：

蘇聯的行徑，或者可以這樣的說，它是在想「別入代他火中取栗」。但蘇聯今後是否捲入戰爭的漩渦，全視進兵範圍之擴大與否而斷。若蘇軍進至相當階段，而不擴大軍事行動，井按其通知英法大使西慈的照會，仍願對英維持其中立之地位，英當不致認蘇為敵對行動，戰局或將仍陷於局部的發展。至於義大利自歐戰爆發以來，尚未表示真正鮮明的態度，墨梭里尼在德波開戰前，曾努力進行調停無效。德軍進攻波蘭時，黑衣宰相曾一度斥責希特勒背信挑釁，決定暫時維持中立，但此實不能表露義帝國對歐局的真實態度。蘇軍進入波蘭之舉，正予墨梭里尼外交上上一大活動的機會，假使戰爭擴大，義國不久的將來，必有驚人表示。否則也趁蘇聯進兵為口實，在利於軸心的原則下，趁機為自身爭取若干利益。義大利報紙暗示：在擊破波蘭之後，英法或可「服從理性」，意國將乘機出而調停。我們明白義在地中海方面有重大利益，英法波對德的武裝衝突，自予羅馬當局收漁人之利。

其次，再看歐洲次要的國家。先悉比利時及荷蘭，她們都是嚴守中立的國家，擁有相當龐大的殖民地帝國，但沒有強大的海軍來保衛她殖民地與本土的長距離的交通線。在荷蘭的南端有一狹隘的地類，從馬斯特立克投出苗斯河流，與桑布立河相接，更流入法境，這對於

東面的侵略者——第三帝國很有價值，因為德軍可由這個區域借道比利時來襲法國。現在他們九月三日宣布中立，將來德國或英法也許會破壞她們的中立。

西班牙與葡萄牙，西班牙是五日宣布中立的，西班牙的中立，倘使拿德國干涉西戰的眼光去看，明明又是納粹政權的失敗，葡萄牙是二日宣布中立。以她的海陸軍備來說，是無足輕重，任她的地位是一個很優秀的潛水艇和空軍根據地，食糧與軍火的供給地。她與英國的關係很密切，在大戰中或許英國可以控制她。但她却是一個迷信獨裁者，她和佛朗哥很好，若果佛朗哥援助希特拉，葡萄牙便不一定會援英了。

南斯拉夫於五日宣佈中立原是與法國交好的，近年來，因為法國政策的軟弱，小協約無形中解體，南斯拉夫便漸漸地投入意德的懷抱中了，她和德國的經濟關係非常密切，在政治上則意大利有很大的作用。很可能援德，如果不，那麼德國必將由奧地利或假道匈牙利向她進攻，武力強佔，因為在食糧與原料供給上，她有極重大的意義，而在戰略地理上，她是很難得到法國援助的。意大利控制了阿得里亞海與阿爾巴尼亞，並支配了愛琴海，這都足以妨礙從薩洛尼加或都尼斯方面來的增援。她很可能被迫援德，至少採取善意的中立，供給德國食糧。

希臘，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她們都於五日宣佈中立，在地形上都是緩衝國。土耳其擁有通里海的關鍵，她如果參加英法集團，羅馬尼亞便得救了，如果援德，她的亞達里亞與斯洛夫基兩處是可以切斷英國到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的海路的，因為這兩處是很好的威脅東地中海的空軍根據地；但大致她將取中立，不會參加任何一方。希臘在軍力上並無重大價值，但地勢很重要，她的東面是愛琴海，西南是地中海，對海軍的艦隊極有意義，她大概觀英法。保加利亞的軍隊約有五〇〇〇〇〇人，戰時可動員五〇〇〇〇〇人，她主張修改邊界，因為南斯拉夫割去了她的馬其頓，羅馬尼亞分去了一的多不羅甲，這是保加利亞最痛心的一件事。她堅持修改邊界以致拒絕參加巴爾幹

協約；但她祇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而她的四個潛伏的敵人——土耳其，南斯拉夫，希臘與羅馬尼亞（土耳其最近和保國的關係已經改善了）——都是巴爾幹協商國，却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幾乎比她多九倍，所以她不敢動。但現在情形完全不同了，假定德國答應她收回馬其頓與多不羅甲，或再多分給她一些土地，她很可能援助德國，向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進攻。保加利亞人是最標悍善戰的，和塞爾維亞人一樣，是英勇的兵士。

現在態度未明的還有匈牙利她是一個激烈的國家主義國家，他常以馬札爾武士的盛名為榮，至今還深感到第一次歐戰失敗的創痛。在歷史上，他是傳統的仇德國家，但她近年來與德義是非常親近的，尤其是霍爾第攝政問柏林之後，德匈的關係愈臻密切了。她由於德國的援助，得到很大的利益：收回了從前北匈主要的馬札爾人居住區恢復了路遜尼亞。她極尊重於德國，因為他是富饒的穀倉，德國的糧食必須仰給匈牙利。在這次歐戰中，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受到極大的威脅——除非自動的投到德國的懷抱中——充滿了復仇之念的匈牙利，必將聯合保加利亞，乘機對南二國採取進攻的活動。

此外，歐洲有幾個國家，因為地理情勢的關係，可算為永久中立的，在這一列裏，可以列入，瑞典，挪威，芬蘭，丹麥和瑞士。她們都早在九月一日和三日宣佈中立。而瑞典，挪威，芬蘭則自動的締結了一個斯坎的泰維亞聯盟，共同防衛，其中以瑞典的實力為最強。

至於歐局中的另一重要因素，美國的態度，自五月發表了中立宣言，現在也重新得到了證明。美國這種中立對於英法，當然屬於善意。這態度是說明她始終是站在反侵略的一面的。羅斯福這次對於中立問題，遲徊審慎，不願受迫，而作倉卒的決定，正是表現他在擬議如何對英法作有利的中立。美國這種態度，當然值得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稱許。

歐洲外交上的形勢，以筆者的觀察，可能在西線劇戰開始時，發生猛烈的變化。因為如果東線戰事告一小段落，那才是真正大戰的開始，那時候不僅德國與英法的海空軍戰鬥爭，將更擴大加劇，而

西線的陸上戰鬥，也必然會猛烈的展開。同時還有個事實，現在必須指出，就是西歐各小國的「中立」，事實上只是一個幌子，正大戰真正展開的時候，將絕對無所保障。可担心的有兩方面：一是比利時及荷蘭，其中立可以被破壞，但法國的馬其諾陣線已延築到荷蘭邊境，德軍或不致迭取這條路；又一是瑞士，德國有可能衝過瑞士的一角，

## 如何運用現行行政機構

楊開甲

一個問題之發生，不是偶然的，必有其社會的原因在，而社會的原因因隨時隨地而有不同，所以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問題，即在同一時代之同一問題，又因其地域之不同而異其形質。社會問題一旦發生，則非有因應環境需要之對策決不足以言解決，吾人既不能削足就履，社會亦無放之四海而皆準之方，因時制宜乃為政之不二法門。就政治而論，十八九世紀時代人民之所要求者，為個人之自由，故在當時之政治問題為國家權力之如何構成，一般認權力之合理化的構成，即為達到保障人民自由目的之道。二十世紀時代人民之要求，在經濟上之平等，故政治上之問題不在國家權力之如何構成，而在國家權力之如何行使，國家權力之有效的行使，為增進人情福利之最好途徑。

在此需要高度的發動行政權之世界潮流當中，一因對倭抗戰關係，一因維持人民安居樂業，我行政權之高度的集中行使，成為適應環境的必然的需要。故吾人以我今日政治上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理想政治之樹立，而在於適合要求的行政制度之建設，祇要政治的統治秩序約礙行政權之行使，其構成之形式如何至少在抗戰時代之今日，不欲過問，亦不須討論者也。蓋高度的行政權之行使，祇要其有確乎不拔的統一秩序，維繫社會，其構成形式之或為君主或為民主無何直接重大的關係。美為民主國，其分職制度，降至晚近，始漸次廢除。德為君主國，行政效力之高，在歐洲大戰前，甲於世界。莫不以其為君

而突入法國，這是德國參謀部所常久計劃着的。但若西線各小國的中立被公然破壞時，則歐洲必有多少國家在這一激動之下，投入這戰爭中，這樣歐洲全面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再分割的戰爭，才開始明朗化。

主國而行政有遜色，法亦不以其為民主而行政優良，行政權之有效的行使，換言之行政效率之高低一視行政機構自身之是否合理與行政機構之是否善用以為轉移者也。況自抗戰以來，省區割據之形式業經打破，全國已統一於所謂訓政時期政制之下，法律秩序，整然可循，尚足以發動高度的行政權遂行抗戰國策以達到民族國家生存之目的者也。近來論壇上有以政治制度化或法治主義舊事重提一若我毫無統治的法律秩序然者，此種概念的政治理論雖不能謂為不合理，至少可認為不急之務無補時艱者也。

### 一一

權力之行使，在乎合理的行政機構，何謂合理的行政機構，其批判應以下列三點為標準

第一，須知道行政是一種技術，是一種依賴行政設備而後能表現之技術，而行政設備之優劣，隨社會的聰明睿知以為轉移，在教育生產發達之社會則行政設備隨之而完善，行政技術自臻優良，在文化落後之國家則否。就交通行政而論，我中央行政機構中有交通部之設，其外署機關，亦布滿全國，自國家行政機關組織之原理想之，不能不謂為合於國家職能分類之標準，又自其內部組織言之與所謂分部制之原理亦無不合，然而特我交通行政之效果與其他先進國之交通行政相比較，其相去幾何，明眼人類能道之。其所以致此之由，國人歸其責於人事，人事為行政設備的要素，人事行政之不善，行政上自不能收



良好之效果，此爲適當之批評，然交通行政之不善，不僅在人事一方面的設備與供給之不足，亦爲其主要之原因，凡此人的物的行政設備，皆仰給於社會者，行政設備之不完備，要在於社會無良好之供給，一言以蔽之曰，行政之良好與否，常爲社會的聰明察知所制限。因此吾人以爲討論行政機構之是否合理，應自社會全體觀察，如僅對於國家行政爲絕對的苛求，不是妄論，便是空談。

第二，行政職能，不在於最高政策之決定，而在於最高政策之實施。一政策之實施，不僅與行政主體之行政技術有關，亦與行政客體之政治理解有關，且實施之過程，須要相當之期間，非一朝一夕可達，故關於實施政策之行政爲社會功利的判斷時，應自空間時間兩方面爲詳慎的觀察。

第三，行政之實施，一面有賴乎行政主體之行政技術，他面仍有待乎行政客體之政治理解，必二者相須，然後得以推行順利無阻。而行政技術之訓練與政治理解之培養，非有相當長期之準備工作不爲功，行政制度隨意更改之不足以增進行政效率者，蓋因行政主體之自政技術與行政客體之政治理解不足以副之之故也。

根據以上三點以觀察我現行行政機構，認爲頗合時宜，足以負担實施最高政策之任務。蓋自抗戰以來，中央地方行政機構，已一再調整，在法制上無明文之改革者，在習慣上已爲適宜之推移，習慣與法理爲行政法之來源已爲一般所公認，在習慣上既爲適宜之推移，自軍法令具有同等之效力，初無待於以明文規定者也。就中央行政機構而論，過去因政治關係所設置種種不必贅之機關如交通部以外之鐵道部實業部以外之建設委員會等皆予以裁併，已從國家職能分配之原則爲適宜之調整。就地方行政機構而論，省政府爲委員會之組織表面上似不合戰時組織，然事實上已集權於主席一人之手足以當此國難時期之重任而有餘。至於該各組織單位內部之組織，因其官制所規定，爲財政所拘束，有時亦有論究其當否之必要，然在此非常時期，人事之佈置，在乎調度得宜，關於此點似可由行政長官之權宜處置，不必爲一的般論定也。總之現行行政機構，大體上已具合理的類型，不必吹毛

疵求，朝更夕改，惟求其所以運用之方以達到民族國家生存之要求。

### 三

現行行政機構運用之道，固有多端，而當前最要之急務認爲有以下三者：

第一，行政事務之決定，應權衡緩急輕重分別本末先後。蓋當此抗戰時期既不宜浪費人力物力，尤當以最少的勞力與經濟收最大的效果爲行政之眼目。

第二，中央行政機關，須屏除所謂權力分立之理論，不可以權限相爭，應秉國家分職之原則，分工合作，遇有最高政策之決定須通力合作以赴之。

第三中央行政機關宜置重於實施工作。中央行政機關之工作，以原則言，重在行政計劃與指揮監督。但當此抗戰時期，一切工作之重心在地方政府，中央行政機關之所計劃決定者，往往不易爲地方政定所理解，隔閡不通，以致文書往返遺誤工作者，良屬不少。爲免遺誤事機起見，遇有政策之決定，中央行政機關應即派員隨同參加地方政府之實施工作或爲方法之指示或爲技術上之幫助，遇有窒礙難行者並予以糾正決定之權。

在橫的方面中央行政機關能打成一片，在縱的方面中央行政機關與地方政府能溝通一氣，如此內外一心，首尾相貫，通力合作，以赴事功，於抗戰前途必多裨益。倘在如此極度的運用現行行政機構之途中發現其組織有不合理之處，於合法範圍內，隨時予以調整，自無損於現行行政機構之基礎也。

# 世界戰爭與世界經濟

劉耀燊

戰爭不是國際感情的產物，也不是正義與人道的維持。戰爭是——根據一個軍事家的話——國家政治的延續，國家政策的伸張。然而政治的出發點是經濟，因此，戰爭的發生可以說由於經濟的發展，同時亦被決定於經濟。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的時代，戰爭更是必然的和決定的。帝國主義是最高度的，獨占的資本主義，牠是受支配於資本主義底發展的法則。資本主義底內在的矛盾運動，必然的發展而為外部的矛盾運動。具體的說，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從集中以至壟斷，必然的進而奪取世界經濟的支配，亦即世界經濟之集中和壟斷。這樣資本主義國家互相的衝突，自然發生了。這種衝突，鬥爭，大致可分為三個形式：政治的，經濟的，知軍事的。在政治的和經濟的鬥爭到了智窮力竭的階段，無疑地，展開了軍事的鬥爭。

中山論  
根據帝國主義的範疇，現代戰爭是可以分為三型的：帝國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帝國主義與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國家的戰爭。每一型的戰爭，經濟決定的意義是很大的。但是，這所謂決定，並不是機械的，一致的決定；而是具有各自的，特殊的和特質的決定。例如，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被決定於雙方對國民經濟之統制手段，被決定於雙方所擁有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財力，被決定於互相間不平衡的發展。這是唯武力論和唯經濟論所適用的場合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則又異其趣。牠除了次要地被決定於雙方所擁有的資源，人力，財力外，主要的還被決定於社會經濟的機構和組織，亦即被決定於國內經濟矛盾之展開。伊里奇說過：戰爭造成革命的零團，在帝國主義的國度，資本主義的矛盾已達至最尖銳的和爆發的局面，對外的戰爭雖然

說是統治階層藉以和緩對內矛盾的手段，然而戰爭延長所引起經濟的劇烈的反常的變化之下，社會革命是有爆發和成功之可能。反之，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基本的矛盾是沒有的，有的，只是資本主義體制時代潛留的反動餘孽，然而這在政治意識極度醒覺和提高的社會主義民衆的嚴密組織之下，這些活動是有很少的可能。因此，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很明顯地其勝利必屬於後者。至於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國家的戰爭，其性質更加複雜。這裏，唯武器論和唯經濟論是應用不到的。要是在這意義下，弱小民族根本無對抗帝國主義的可能。同樣，弱小民族國家的社會經濟的組織和機構，雖沒有帝國主義國家的基本矛盾，可是亦沒有社會主義國家底政治意識極度醒覺和嚴密組織的民衆。但是，這型戰爭的特徵，却在於帝國主義有其國內的不可磨滅的基本矛盾，而弱小民族國家有其在侵略下被滅亡下所引起的抵抗精神和國際間的矛盾形勢之利用。因此，弱小民族國家只要能把握着這個精神和形勢，推動國內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發展，自能在長期戰爭下加強帝國主義的國內矛盾爆發——經濟崩潰之機會。

這是現代戰爭的經濟的一般的特質。由此言之，帝國主義間的戰爭，對於經濟是具有絕對的毀滅性和破壞性的。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和戰爭，與其說是破壞，毋寧是說經濟發展的必然歸趨，亦即是使世界從資本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而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國家的戰爭，則對於前者是毀滅的和消耗的，然而對於後者，則反具有建設的和發展的作用。

## 一一

目前世界所進行的，雖然分為遠東的戰爭和歐洲的戰爭，然從上面的觀點言之，則世界實已整個入於戰爭狀態，而整個世界經濟亦受着決定的和重大的影響。

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後，帝國主義間即已展開我們上述的三個順序的鬥爭。一九二九年的經濟恐慌雖然經資本主義國家底極度轉嫁政策——轉嫁損失於國內消費大眾，轉嫁於殖民地和小民族的國家——之運用下消失了，但結果是，內在的，加強金融寡頭政治的支配，加深勞苦階層的貧乏化，外在的，劇烈地表現着寄生性支配的帝國主義者向殖民地及弱小民族榨取和壓迫的鬥爭，帝國主義為世界分割和再分割的鬥爭，世界金融經濟霸權的鬥爭，以至向社會主義體制國家的進攻。為了這樣的鬥爭，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嚴格的準戰時的經濟統制，實行強化現存政治當局的統治權力，實行不遺餘力的從事軍備擴充和競爭，因而造成經濟上所謂「跛行的景氣」(Limping Boom)。誰都知道，這種景氣是虛偽的，所以時斷時續地像烟霧般的過去了。一九三四年世界經濟就是在轉嫁政策下逃出了蕭條的階段，進入軍備競爭的跛行的景氣，但到了一九三七至三八年間，正如瓦爾加 Varga 氏所指出，世界經濟恐慌又復出現了。這次恐慌的特質，却是慢性的，持續的而不是突發的。因此，世界經濟的現階段，始終是在動搖，崩潰之行程中的。誰都在憧憬着，世界戰爭的必然發生。

無疑地，伴着世界經濟之動搖和崩潰，世界同時早已在戰爭狀態中，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東三省為始和其後的淞滬之戰，是這個世界性戰爭的前哨。於是前例可援，意大利進攻阿比西尼亞了，西班牙爆發二年餘的國際性的內戰了。希特拉兵不血刃的併吞奧地利，捷克和米塞爾了，日本直接發動侵華戰爭了。國際間無形的成了反侵略與侵略的對峙。而每一次的戰爭，都是體現着上述的經濟意義的。

但是，在這一一切的戰爭中，表現着更特殊的意義的和更有廣泛的世界性的是目前還在進行中的中國民族的英勇的對日戰爭和最近爆發的帶着帝國主義鬥爭性的英法波與德國的戰爭。這兩個戰爭，是隨時可以擴大世界上一切國家牽入漩渦的，然而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在這一點，而是這兩個戰爭對於今後世界經濟深刻的影響。如果我們拿這次的戰爭和一九一四年的戰爭相比，則顯明的，這回戰爭有如下

一 上次的歐戰，是承資本主義經濟的安定期，而這次的歐戰，却在資本主義動搖沒落之前夕。從上次歐戰結束以至現在。資本主義世界始終在不安定的和恐慌的期間的。資本主義底內在矛盾不特達至空前絕對尖銳的程度，而且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頹廢性更加強。

二 這回的歐戰和上次的歐戰，雖然同樣是帝國主義性的戰爭，然而這回戰爭中帝國主義底不平衡發展性却顯現得特別利害。即上次的歐戰，英德的實力和其所控制的資源，差不多是均等的，而這一次却是有「Have: with: Have-not:」國家的戰爭。

三 這回的戰爭，也許在時間上，亦像上次歐戰一樣的延長，可是根據現代戰爭的理論，和科學的進展，戰爭所動員的人力，所消耗的物力，固然巨大，同時其破壞性，毀滅性，亦同樣可怖的巨大。這個特徵，不只引起國家經濟的變形，而且強壓迫地引起國民經濟深刻的變化。

四 最不能忽略的，是這回戰爭中，却存在着(甲)一個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蘇聯，這將給與帝國主義國家中革命勢力深刻的影響和推動，而使其對戰時的反常經濟有技術的運用之自信的可能。(乙)同時却亦存在着。

五 遠東的中國民族為求解放獨立的對日的英勇鬥爭。這個鬥爭促使中國內部經濟有着鉅大的發展，而對世界經濟將發生大的變革，同樣，中國民族革命戰爭之勝利，將做成遠東的永久的和平，同時亦鼓勵着一切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

所以，這回的世界形態下的戰爭，對於世界經濟是具有深刻的和辨證的影響的。即，牠底影響一方面足鉅大的破壞，而另一方面却是鉅大的建設。

### 二一

爲着篇幅關係，我們不拿統計數字來從事現階段的世界經濟之分析。這裏，我們根據上面的結論，來對今後的世界經濟底動向，作具

體的說明罷。

第一，戰爭規模之擴大，軍需消耗之急劇，使各國國民經濟更陷於緊張的狀態，所以戰爭若延長，社會革命的爆發將從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或資源最不足的作戰國家發生。

第二，國民經濟重復入於通貨膨脹的狀態，不過，鑒於上次的通貨膨脹經驗，這回在某程度上是可以暫行限制的。

第三，世界經濟的一部，雖因戰爭的需要而呈繁榮之象，然而別

## 歐戰與中國經濟

一

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二次歐戰終於爆發起來了。雖然戰事的進行，到現在為止，還未滿一個月頭，前途的變化如何，正未可逆料；但國際現象之難於捉摸是誰都領教過的，不少著名的政論家已經自掌嘴巴了；爲了本文研究上的便利起見，我們又何妨效顰一下，來一個預言式的假設哩！

照我們看來；德國的軍隊正在波蘭境內準備着非常戰役的重演；希特拉的企圖，無疑是想三拳兩腳結果了波蘭的性命，然後再來請張伯倫老頭子吃和事酒。可是，另一方面，英法兩國也許很難接受這種要求了。因爲她們的目的是在於恢復歐洲原來的秩序，從而，她們所想像的恐怕是凡爾賽和約而不是慕尼黑協定了。站在這一假設上來推論，歐洲戰爭在短期間內結束顯然是不可能的。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資本主義國家爲了實現其政治的目的而訴諸武力，是必然的結果。所以，戰爭好像是資本主義術士召來的魔鬼，但這魔鬼是易請難送的，最後的一幕自然是魔鬼的術士反給魔鬼糾纏住了！

歐洲的戰爭既不會短期結束，而且會牽涉更廣，則其對於世界經濟，不消說，必然會給以很大的影響；中國經濟已經不是閉鎖的孤立

一部亦因而呈萎縮的狀態。固定資本比重之增大，無疑地更加急進。因而加深進行中的經濟危機之嚴重性。

第四，說到遠東，則素依存於對外貿易的敵人，將因是而遭遇輸入與輸出雙方的損失。這使敵人只有更加走上通貨膨脹的途徑，而促進其社會經濟的危機。在這一個意義上，對於我們的抗戰前途是極有利的。

## 濟

李宏略

體，而是構成世界經濟的一環了，因此，中國經濟當然也會不可避免地遭受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些影響的性質如何？爲利爲害？我們應該採取怎樣適應的對策？這些問題，都是本文所需要簡單地予以檢討的。

一一

資本主義戰爭的浪費是異常驚人的。拿破侖戰爭時代每天的戰費，平均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元；在前次歐洲戰爭却已激增至一億三千四百萬美元；即是說，已經增加到差不多三百倍了。

所以，資本主義戰爭，雖使不少國家陷於破產，但同時又給另一些國家創造了空前的景氣。在歐洲戰爭的前期保持中立的美國，曾經發了一注大財。一九一三年美國對外貿易的出超額僅六億九千二百萬美元，到一九一九年則已激增至四十億零一千八百萬美元。由於輸出貿易的躍進，美國遂於短促的四五年間，由債務國變而爲債權國，建立了金元霸權。這是一段最能使人們常常回味的歷史。

這一次的歐洲戰爭，浪費的程度當然比上次有加。依照波茲耶羅夫所說，近代部隊的動力武裝率比大戰時增加三倍，依此比例，大戰末期德國所使用之自動車數爲六萬輛，在將來之戰爭，最少需要十八萬輛了（波茲耶羅夫，最近科學的軍備作戰與戰爭，日譯本一〇二頁

。時間是決勝的因素，這一次的資本主義戰爭，在技術上是以機械化爲第一表徵的；所以，由於部隊的動力武裝率的增加，戰爭的開銷自然會有同一比例的增加。

不消說，在這一戰事，美國同樣會賺大錢，美國以外，蘇俄也得做一筆投機生意。至於我們中國呢？恐怕有人會幻想着，中國可以把握着這個時機，從對外貿易的發展，以完成工業化的過程。這一次的歐戰，在他們幻想中，是中國轉貧爲富的關鍵。

然而，這是一種過分的奢望。這種過分的奢望，首先忘却了中國還在抗戰期中，中國抗戰使命的完成較早於歐戰的結束，抑是歐戰的結束比我們更快，這是一個未知的X。中國在戰時必須倚賴國外的物力，這已是不必諱言的事實。要想在這個期間大做其戰時買賣，真是從何談起！

其次，我們必須知道，美國在第一次歐戰的前夕已經是一個工業國家，美國在上次歐戰前夕之所以是債務國家，正因為她處於建設期中，大量輸入外國物質的緣故。所以，歐戰的發生，美國的工業生產便受到很大的刺戟；而美國的對外貿易由於獲得了一個進步的工業系統作爲基礎，也就能夠獲得了大大的躍進，可是，我們中國還是一個陳舊的農業國家，民族工業在戰前雖已有若干程度的進展，但抗戰發生後大部已被摧殘；甚至國內大部份的工業生產品的供給都不能不仰賴於國外。這樣看來，這一次歐戰的發生，我們不但不敢作過分的奢望，恐怕還要替國內的物價問題就憂罷！

### 三

不過，我們同時要抨擊和這相反的一種悲觀論調。

也許有人以爲歐戰一旦爆發，中國的軍火接濟即成問題，中國的工業生產力既不能適應戰爭的需要，抗戰的軍事便會受到莫大的威脅。

這種過度悲觀的見解同樣是謬誤的！中國軍需品的儲備數量，縱然不得而知，但我們相信一定還可以支持相當的期間；而且，中國軍

需品的來源，也並非僅僅自歐洲的資本主義國家。歐戰的發生，雖使中國在國際軍火市場上碰到不少競購者，但，誰都沒有理由可以斷定中國再不能在國外取得軍火的接濟。

我們只能夠說，歐戰的發生，給予中國的國家經濟政策以一種壓力，催促我們用加倍的速度來完成重工業的建設。

重工業是一國產業的基幹，而且，不單在經濟上，即在政治上，我們也同樣地要求重工業系統的樹立。沒有重工業，便沒有國防，便不能保障國家永遠的獨立。我們要在這一次的抗戰過程中，建設永久國防的基礎，我們便不能不以加倍的努力來完成重工業系統的樹立！我們的推想，歐戰的發生會給予中國工業建設以若干有利的條件。比方，在工業資本上，由於：

1. 國外華僑企業者，如橡膠業，鑛業等經營者，都會受到戰時景氣的恩惠；占華僑人口大多數的勞動者們，也會減少了失業的數量；所以，華僑的所得必然會有增加，華僑匯款的數量也隨着會有大量的增加。

2. 國內的原始生產品，如像若干鑛產品，糧食品等，在國外市場的價格必會高漲，從而，這些商品的輸出貿易必會有很大的發展。因此，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嚴密的計劃，以促進輸出貿易和吸收華僑匯款，這對於工業資本的籌措與累積，當能有很大的幫助。

### 四

綜括一句，我們的意見是，不必抱着過分的奢望，企圖在戰時貿易上發什麼橫財；因爲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於趕快完成重工業的建設，以樹立國民經濟合理發展的法礎；因爲這是必要的！

爲了促進這一基本政策的遂行，爲了適應歐戰發生後新的環境，對於國內生產事業，是必須加以調整的。

在農業方面，對於各種作物的畝數，要有一種適當的比例分配制度。限制次要的生產，而獎勵適應國外市場的生產，如小麥，亞麻等

作物的生產。中國農業生產的擴大，在目前要想效法資本主義的方法，恐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不能貿然要求中國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科學化；幸而，中國原有較好的條件是農業勞動力和處女地的大量的存在。我曾經在最近發表於東方雜誌的一篇論文中，提議過用墾殖的形態，即擴大耕地面積的方法，來增進中國農業的生產，就是爲了這個緣故。當然，要想農業生產的發展，對於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必須注意的。但，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論及了！

在工業方面，我們已經主張用全力來建設重工業了。可是，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完全忽視了輕工業的地位。我們要補充說明的，却是爲了解決因歐戰影響而更嚴重的國內物價問題，必須對於若干爲國民生活所倚賴的輕工業部門的生產，予以相當的獎勵，關於工業建設的問題，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們也不能在此詳細論及。最後，我們不能不指出的一點，就是，我們應該利用歐戰的發生，對於國內工業

### 本刊徵稿簡章

- (1)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來稿件。
- (2) 文稿不拘文言白話，惟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3) 文稿須適合現實，詞簡意深者，其字數每篇不逾三千字者爲限，特約者例外。
- (4) 來稿請註明投稿者姓名，詳細地址，以便通信，稿件署名，聽投稿人自便。
- (5) 凡屬譯稿，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寄來，則請詳註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點。
- (6) 來稿登載後，酌致薄酬，或贈本刊。
- (7)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並附有郵資者，不在此例。
- (8)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9) 來稿請寄雲南省激江縣城內中山公論出版委員會收。

技術的發展，給予一個初步的基礎。我們首先要提出的一個辦法，是派遣大量工業專門幹部和高級的熟練工人，到歐洲的工廠去實習。這種辦法，我們相信，決不會被歐洲國家拒絕；對中國工業技術的發展，則有很大的幫助的。工業技術的發展，是一國工業化的主要條件，而這一條件的具備，却不是一蹴可成的。工業史Industrial Evolution的著者格拉斯N. B. Chas說過：「一個民族，如要學會運用機器，並且使這樣機器能適合他們自己的用途，這大約要有二三十年的工夫。此後，他們才能開始發明新的方法和機器。」因此，我們認爲這一點是值得我們相當注意的。

九，一八、一九三九於激江。

<b>中山公論</b>	
每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雲南激江縣城 中山公論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鄧孝慈
發行者	蕭 雋 昆明武成路
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印刷者	昆明武成路 崇文印書館
價目	零售國幣五分 訂閱全年二元 半年一元
審查證	第一二五號